

喋血
蟠
龍
劍

下
冊

十六

古都汴京

古都汴梁乃是大宋太祖开业京师。大宋自太祖开基，太宗嗣位，历传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，郛是偃武修文、民安国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童贯之徒，大兴花园，专务游乐，不以朝政为事，以致万民嗟怨，于水火中挣扎，金虏乘之而起，把花锦般的一个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尘，康王泥马渡江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为南北，方得暂时安宁。如今南宋君臣苟安于江南半壁江山，早忘了北地百姓呻吟于金人铁蹄下之苦。

汴京乃为天下第一形胜繁华之地。龙亭金碧辉煌，莹光耀目，巍峨壮观；铁塔造形宏伟挺拔，俨如擎天巨柱，登塔眺望，古城在目；相国寺内松柏峭拔挺翠，郁郁苍苍，掩映着金碧辉煌的殿宇楼阁。汴京城内，金漆朱门，红楼画阁，宫室堂皇，殿堂富丽，高柜巨铺，人丽物盛，华服珠履。

虹桥是汴京的骄傲，宛如彩虹飞架。汴河两岸，岸柳飘拂着鹅黄嫩绿，河水荡漾着碧透的涟漪；徐徐划浆的船只，来往穿梭；河两岸稠密的房舍屋宇之间，树木葱笼。

然而，天蓝、水清、地绿、景色优美的古都汴京，却为金人盘踞。

汴京城内热闹非凡，大街小巷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人们吆喝着，忙成一团。在这繁华的大街上，但见两人在人丛中游鱼似地穿插行走。前面那人十八九岁，脸如冠玉，唇若涂丹，剑眉虎目。正是刘桃。后面那位二十四五岁，秃头无发，却也神采奕奕，他就是神弹手秃子王三。

杭州御花园一场血战，杀得脱脱公司马怪、武卫将军邢开运大败。脱脱公自刎身亡，神偷鼠孙智中“探穴毒针”而死。皇上盛怒之下，一道圣旨派二万禁军封锁了御花园，欲将金面禅师众豪杰全部杀死。满朝文武百官各以全家性命为人质向皇上奏本，命刘桃赴汴京探查金国完颜达王府，盗回国宝“九转夜明珠”，赦免众豪杰死罪。

刘桃、王三得令，骑快马，日夜兼程奔赴汴京。二人远道跋涉，从东华门进得汴京，弃马步行，早已是饥肠辘辘，渴饿难忍。刘桃抬头观见附近有一酒楼，朱漆栏杆，甚是豪华，朝王三微微一笑，二人快步奔将过去。

来到近前，但见楼头一块极大的金字招牌，上面写着“醉仙楼”三字。这汴京的“醉仙楼”不同于嘉兴的“太白遗风醉仙楼”。徽宗道君皇帝在位时，御驾此楼，掌柜受宠若惊，穷尽毕生所能整治酒菜。于是，琼宴摆开，飞觞醉月。徽宗尝遍各道菜肴，素菜清脆适

口，荤菜味鲜香甜。龙颜大喜，开怀畅饮，醉意朦胧。那掌柜甚是机灵，跪请皇上给酒楼赐写新名。徽宗大悦，拿起笔来，略加思之，本想写“醉圣楼”，又感不妥，于是转而浓笔写下“醉仙楼”三个大字。这三个字体势连绵飞动，笔意奔放热烈，苍劲有力，十分醒目。从此，“醉仙楼”名声大震，官宦豪绅，才子佳人，江湖侠士纷纷盈门光顾。

二人上得楼来，拣靠窗的桌子坐了。跑堂的小二见了，笑脸相迎，递上香巾，抹桌擦凳，殷勤异常。

王三智谋满腹，狡黠之极，心中暗道：今日汴京一游，待我看看这儿的菜肴与江南风味有何区别。怀中摸出一大锭银子，往桌子上一放，说道：“上等酒菜，侍候三爷。”

那小二闻听，拿过银子，高声叫道：“里面的伙计注意啦，整治上等酒菜一桌，侍候三爷哪！”众伙计里里外外一叠连声地应道：“是啦，这就来了。”

过有半个时辰，菜肴开上席来。那小二笑吟吟地道：“三爷，酒菜已齐，您二位慢慢饮用。少待一时，汤也上席。”

王三与刘桃放眼细看，菜盘旁边写着菜的名字：蟹黄排翅、鸡茸鱼肚、三鲜鲍鱼、雪里鸽蛋、鸳鸯鱿鱼卷、金钱蛋、香酥鸡、清蒸八宝鸡、卷筒鱼、菊花青鱼、红烧黄河大鲤鱼。中间那冷盘“彩色麒麟”，更是眩人眼目，桶子鸡丝垫底，肉泥刻制的头，桶子鸡皮做鳞片，水虾做尾托，蓑衣黄瓜做尾梗，火腿刻制四蹄，

紫菜卷做头尾披发，青椒做脊翅，炸粉丝做须，清水笋做牙齿，樱桃做宝珠，白蛋糕做云朵，两个柿子和“如意”加以点缀，向客人托出事事“吉祥如意”的祝福。酒是正宗杜康酒。

王三见了，惊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。刘桃观之，也是咋舌不已。有道是：四川菜，麻辣怪；山东菜，圣人爱；河南菜，清香脆。刘桃与王三慢饮细嚼，但觉菜味清鲜爽口，淡雅滑嫩，香而不腻，满嘴鲜美。王三不由叹道：“古都汴京，菜肴风味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少停片刻，汤上席来。小二笑道：“三爷，这是古松仙鹤汤，二位请用。”

王三醉眼朦胧，但见汤面图案美观，造型新颖：一对仙鹤在古松上方欲展翅飞翔，栩栩如生。原料乃是鱼糊、冬笋、香菇，配以海参、鱿鱼、蹄筋。营养丰富，色、香、味、形俱佳。王三赞不绝口，连连叫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这汤做绝了。今日不枉我王秃子汴京一游，死了也值得！”

且不言王三吃菜叫好，但说那汴京街上游荡着两个金人，乃是金帝完颜亮手下大将。一个名叫雪里豹，一个名叫粘达罕。这二人是马上战将，天会五年，俘宋徽钦二帝，灭北宋，为金国立下汗马功劳。天会七年跟随金兀术穷追赵构，甚得兀术赏识。正隆六年十月，二人被完颜亮提升为大将，南下攻宋，再立战功。虽然此时都已五十开外年纪，但都是身高体大，肥肥胖胖，开弓射箭，骑马驰骋疆场仍有万夫不挡之勇。

这二人汴京街上信步闲游，在人丛之中走动，你推我拥总是挨不着他二人。他二人一走动，周围的见是两个膀大腰圆的金人，又是军官模样，躲避都来不及，哪个敢惹？

二金将横行中原几十年，残杀无数宋兵将士，今日游汴京，更是狂傲之极，根本不把周围的人看在眼里。那雪里豹得意之极，对粘达罕一笑道：“大哥，我玩一手把戏给你瞧。”一言未了，伸手抓住身边一中年汉子，略微用力，痛得他杀猪般嚎叫，双手胡乱摆动挣扎。

雪里豹哈哈狂笑，翻转手腕，竟将那汉子头下脚上提了起来，忽地右臂一推，将那汉子往外甩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大哥，接住！”

粘达罕也非寻常之辈，待人离他身旁，一把将那汉子劈胸抓住，如法炮制，头下足上，连摇了几摇。二人掷人接人的手法迅捷异常，直如抛皮球玩耍一般，可见功力颇为深厚。

那汉子早已吓得昏了过去。大街之上，全是平民百姓，见此情形都吓得胆颤心惊，自知不是对手，哪个敢上前阻拦？人人只在心中暗暗叫苦不迭：糟糕，糟糕，这汉子今日难逃性命！

刘桃吃得半醉，忽闻大街上人声喧嚷，不知何故，推椅而起，打开临街之窗观看，见二金将戏耍一汉人，不由勃然大怒，翻身就要跳下楼去。

王三急忙拦住，笑道：“表弟，且慢下楼，待我治

治这两个恶狗。”言罢，手指轻弹，圆珠破空飞去。

雪里豹见粘达罕也将那汉子头下足上举起，狂喜至极，拍手鼓掌大笑。不料一颗圆珠飞来，正打在鼻尖上，顿时血流满面，痛得他嚎叫不止，忽感小腹下“气海穴”一麻，竟僵立在大街上动弹不得。粘达罕吃了一惊，不知何处发来的暗器，旋首四顾之际，肋下的“凰尾”、“精促”二穴同时被王三圆珠打中，两穴封闭，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，和身倒地，摔得甚是狼狈。那汉子跌在粘达罕身上，一下惊醒过来，立身而起，抱头鼠窜。

王三号称神弹手，乃是当世一绝。杭州柳浪闻莺园浴血激战，王三暗发圆珠，连击熊振飞、郑月成二大高手，被金、银二童子趁机杀死。他手弹圆珠的本领经逍遥公细心指点，更是精进如斯。不但能将人击伤致死，又能打人穴道，百发百中，连武功高手对他的神弹也颇棘手。粘达罕、雪里豹二金将撒野卖狂正在得意之时，怎能躲过王三神弹！

“气海穴”在人体前正中线，脐下一寸半，属于任脉，是人体三十六道大穴之一。雪里豹的“气海穴”被王三圆珠击中，先麻后痛，动静脉和肋间冲击震动，身体失灵，僵立难动。粘达罕被击中的“凰尾”、“精促”二穴不属三十六道大穴，虽被击中和身倒地，神智却是清醒如常，他张口怒声骂道：“贼小子，坏小子，你暗算本将军，我心中大大不服。本将军东征西战，战无不胜，今天撞上你这个小毛贼，阴沟里翻了

船。小贼有本事出来亮亮相，本将军与你大战三百回合，再分输赢。”其实，他手脚不能动弹，如何能够与人决战呢？无非是平日横行惯了，今日栽了还是嘴硬罢了。

雪里豹犹如钉子钉在地上一一般立在粘达罕身前，苦于连话都不能说，眼睛贼瞪瞪地望着他，脑海里一片混乱：今日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，大街之上如此丢人现眼。

满街众人看到二金将如此狼狈不堪，个个心中好笑，暗暗为之痛快。

酒楼上，刘桃失声赞道：“表兄神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一言未了，忽听得一人笑道：“躲在背后放暗器，算哪道好汉子！”

刘桃一怔，转身举目望去，但见北面酒桌旁有一公子，衣饰华丽，风流潇洒，佳肴四碟，独坐其上，自斟自饮，谈笑自若，神色无异。刘桃拱手一揖，笑道：

“仁兄，请问高姓大名？方才有何不妥，还望多多指教。”

王三心中颇为不满，暗道：我放圆珠打的是金人，与你何干？见他打扮乃一富豪子弟，料想也是花花公子之类，更不把他放在心上。忽想起粘达罕叫嚷时自称将军长将军短的，戏耍玩弄之心大增，故意喝道：“本将军在此喝酒取乐，你奶奶的大呼小叫什么。快滚，快滚！再不滚开，本将军把你送到官府里去，打你奶奶的

五八四十大板。”

他蛮以为这样胡乱吆喝，那公子必定知难而退，岂知对方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不见得吧。我看你是浑人一个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挨板子的不知是你还是我。”

王三酒意正浓，本就是嘴皮子，有意寻他开心，大声叫道：“你奶奶的胎毛未退，想当本将军的泰山，不成，不成，你那小妮儿再漂亮本将军也不要。”

那公子听他骂得极为粗俗，勃然大怒，拍桌而起，喝道：“你胆敢辱骂小爷，想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双掌一拍，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楼下有人应道：“是。”顿时，就听得楼梯噚噚乱响，来者非一人，必在五人之上。

王三也是怒极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奶奶的，本将军今天就是不想活了。好，我知你吃醋嘴酸得很，本将军赏颗圆珠，让你奶奶的也尝尝甜头。”手指轻弹，圆珠已发，其疾如矢，飞向那公子。

那公子见圆珠飞来，毫不在意，伸出右手，轻而易举接住。手法快捷，乃是王三始料不及。刘桃也暗暗佩服他接暗器手法之快，见他穿戴打扮是个汉人，不知为何却偏向金人，对他的身份更是疑惑不解。

王三见他轻轻巧巧接了圆珠，也不禁叫了声：“好手法！”心中有意卖弄手段，叫道：“你奶奶的，本将军看不出你真有点小本领。你这小白脸一表人才，俊气得很，本将军再给你抹点红颜色。”双手齐扬，圆珠破空之声异常响亮，四颗圆珠如飞蝗般射去。



那公子以筷当盾，还手击打，咯咯两声。两颗圆珠落地。左袖一拂，拂飞两颗。岂料王三第五颗圆珠无声无息飞来，慌得那公子摆头急躲，圆珠长了眼睛般竟然转弯飞回，扑的响声，打在他鼻子上，顿时血流满面。

王三哈哈笑道：“本将军话不虚言，你服气么？你奶奶的尝到了甜头，还不给我快快滚蛋！”

那公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气得脸色惨白，只是慑于王三的神弹圆珠，不敢发作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若有种，下楼来与小爷较量较量。”身子一闪，窜窗而出，飞落在大街之上，奔到粘达罕身边，在他肋下连拍两掌，解了穴道，接着，伸出食指，往雪里豹腰里一戳，也解了穴道。

粘达罕穴道已解，翻身而起，长声叫道：“本将军顶天立地，所向披靡，有种的出来，明刀明枪厮杀一场，死而无憾！使暗器的小毛贼快出来！快出来！”声若响雷，回声悠悠，当街而立，仍是神威凛凛，丝毫不失大将军的气派。

刘桃怕事情闹得更大，握住王三的手，轻轻说道：“表兄，你我办正事要紧，莫理他。”

忽听楼梯越响越急，一伙人已冲了上来。为首者一人叫道：“把他二人绑了！”一名锦衣亲兵劈胸向王三抓来。王三轻轻一闪，避开来拳，趁机而进，左拳虚晃，右拳流星般地窜出，正是“峨眉龙虎十二拳”中的“疾足先得”。王三在柳浪闻莺园打擂，用此一招，连赢浪里蛟陈小五、武卫军熊振飞每人一拳，大展雄威。

此时对这招拳术诀窍用得恰到好处，出手更是非凡，“嘭”的声响，打在那亲兵前胸，震得身子倒退五尺多远。

王三大笑道：“本将军慈悲为本，心地善良，不开杀戒，已是手下留情，要不然你那小命早就没有啦。今日本将军公务在身，不愿同你们罗嗦，你等奶奶地快快滚开去吧！”

那为首的武官名叫哈尔烈，是小王爷完颜达手下的一名亲兵队长，武功在二流高手之列。他见王三出手不凡，吃惊非小，听他将军长将军短地乱叫，还夹缠一些佛家用语，心中更是糊涂：此人光头无发定是和尚无疑，自称将军却不知从何说起？是啦，此人出家前可能当过武官，难怪如此。

王三见哈尔烈脸色阴晴不定，猜想他对自己定是大存怯意，心中颇觉好笑。

刘桃着急，敌众我寡，闹将起来难以脱身，忙拉了王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表兄，我们快走。”

忽听得有人咯咯娇笑数声，婉转说道：“你走不了啦。”一阵香风飘来，一位妙龄少女挡在刘桃面前。

刘桃大惊，从她的轻功来看，武功自是不弱。他自恃目光极为敏锐，却不知这女子从何处飘来，定了定神，笑道：“姑娘，多恕无拜见之礼，告辞。”侧过身子，从那少女身边绕过。

那少女咯咯一笑，柔声道：“尊驾请便。这位将军和尚留下。”

王三一怔，明白其意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本将军今日无空，改天再陪。”言罢，迈步往前便行。

那少女轻抬右臂，掌风飒然，一股劲风扑向王三，竟是极厉害的劈空掌。王三大惊，往后急退数步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刘桃见王三受挫，急忙转回。岂知他快那少女更快，身形微晃，已挡在他身前，笑道：“你还是趁早走了的好。若不然，姑娘我对你也不客气啦。”刘桃不语，一低头，想从她身侧闪过。那少女衣衫飘动，又挡在他面前，向哈尔烈招手道：“那位将军和尚交给你啦，我向这位英雄请教请教。”她说话的声音虽娇柔婉转，荡人心魄，却有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威严。

哈尔烈得令，手一挥，喝道：“上！”四名锦衣亲兵抽出腰刀，朝王三扑去。

王三生性狡黠，智谋满腹，往往总是能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。柳浪闻莺园打擂，在脱脱公眼皮底下骗得众人用滚水烫死姚禄，安然而逃。眼下是四对一，虽然力量悬殊，但好久没有打架了，他心痒手痒，立时顽心大起，高叫道：“本将军早已解甲归田，马放南山，偏偏遇上你们几个小毛贼，非要本将军磨磨拳头不可。”口中乱嚷，手脚不闲，左手弹珠，右掌虚劈，正是逍遥公亲授的“劈空掌”。在四名亲兵惊骇呼叫声中，但听叮叮当当急响，四把腰刀坠落在楼板上，左边两个亲兵血流满面，右边两个亲兵手腕中掌，那神态煞是狼狈。

那少女拦住刘桃，说道：“你等在汴京城中恃技击

伤金将，胆子可是不小。”她距刘桃近在咫尺，说话时吹气如兰，一缕香气飘来，很是受用。刘桃见她不过十七八岁，细眉大眼，脸如白玉，容貌秀丽绝伦，衣饰华丽，色彩斑斓，宛如月中嫦娥下界，料她定是大家闺秀，心中实在不愿与她交手，拱手道：“在下刘桃，请教姑娘贵姓芳名？有何指教，但说不妨。”

那少女微微一怔，惊道：“你就是刘桃？”旋即镇静如常，笑道：“我可没有问你姓名，是你自己说的。要想知道姑娘我的名字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指教二字不敢当，让你脸上也抹点红颜色，大家扯直拉平，再分东西，各走各的路。”她这几句话说得软中带硬，满含毫不相让之意，非以武力解决问题不可。别看她说话时谈笑晏晏，神色可亲，但心中已是杀机顿起。

刘桃微皱眉头，说道：“姑娘容貌照人，百里挑一，却不知是位好斗之女。对不起，以后再向姑娘请教。”那少女听刘桃赞她貌美，更是容光焕发，见他举步要走，倏然间伸出右手，食中二指竟向刘桃眼中插来。

刘桃料不到她出手如此狠毒，仓促间急退两步，只觉得脸上冷风拂过，倘若少退半步，脸上不只抹点红颜色，只怕两颗眼珠也难保住。刘桃又惊又怒，左手探出，欲抓那少女右臂。

那少女收回右臂，咯咯笑道：“你这人倒也怪机灵，能躲过姑娘这一招的只有你一人。”说话间，左手食中二指又插了过来。刘桃暗吸一口气，往左连跨两

步，突然间飞身而起，向那少女右边窜了过去，绕到她身后，右掌猛起，拍向她后心“命门穴”。就在手掌似落非落之际，心中突然想起，她与我无怨无仇，素不相识，这一掌岂不要了她的性命，好端端一枝花毁在我手里，实是可惜。

刘桃犹豫，错过了机会，反倒被那少女抢先，转身又挡在他面前，拦住了去路。那少女仍是笑道：“虽然你不愿杀我，我也不承你的情。待我杀你时，不要怪我心狠。”她语气温柔，含意却是十分狠毒。刘桃虽不愿跟她打架，但眼下若不出手制胜，要想退出“醉仙楼”实在艰难。楼下大街上还有三个强将，联手相攻，更是不妙，不如早早退出事非之地，以免误了大事。心念微动，飘身而进，说道：“得罪了。”双掌连环击去，毫不留情。

那少女武功也不凡，掌接掌迎，与刘桃硬打硬碰。数招一过，刘桃见她脚步凝重，知她武功诣甚深，又见她脸上仍是笑盈盈的，含情脉脉望着自己，于是发掌之时也留有余地，不知不觉手上掌力软了一半。那少女娇滴滴地说道：“刘公子好掌法，姑娘我十分佩服，今日才知山外有山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”她连说带笑，又往前踏进一步。

刘桃见她说得十分诚恳，提防之心大松。那少女又道：“你那位表兄什么时候当过将军？现在为什么又去做了和尚？怪可笑的。”

刘桃想起王三方才胡叫乱嚷的言语，也颇感好笑，

不由转脸向王三望去。忽然间眼前身形晃动，一股劲风扑到脸上，刘桃心中大惊，方知上了当，那少女手指已抓到脸上，百忙中上半身向后陡缩半尺，脚步尚未退开，左臂已中了那少女一掌。

那少女一笑退后，说道：“你刚才饶我一掌，这次我也没有挖你的眼睛，谁也不领谁的情。”刘桃见她使狡计取胜，心中愈怒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王三见刘桃气得眉毛竖起，这才细瞧那少女，见她凤眼含春，嘴角含着笑意，美丽无比，不由哈哈大笑：“表弟，本将军有鱼吃了。哈哈，喜酒也有啦。哈哈，哈哈。”

刘桃登时满脸通红，手足无措，急道：“表兄，你，你胡说什么。”那少女愕然不解，瞪大眼睛望着王三，怒道：“什么鱼的酒的，又哈哈什么？你这个浑人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。”

王三不怒反笑：“本将军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来，当红……”刘桃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伸出食指往他腰间“笑腰穴”轻轻一点。王三哈哈一笑，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不说啦，不说啦。”

便在此时，楼梯噤噤一阵乱响。刘桃拉住王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表兄，快走。”身形急闪，越窗而出，倏地穿出“醉仙楼”。哈尔烈与众亲兵呼喝连声，衔尾追下楼来。

哈尔烈见雪里豹、粘达罕已经挡住刘桃和王三，心